

# 外高加索三國——“火藥桶”的多彩文化

張林華

## “火藥桶”也有淋漓文化

在一张小于 1:125 000 000 比例的整幅世界地图上,寻找外高加索三国的位置,是一件相对费力的事。原因当然首先在于它们国土面积小,小到国名都难以被在国土范围内装下,而常不得已地被用阿拉伯数字标号替代。

外高加索三国,系指位于亚欧大陆特殊地界,被一座让人肃然起敬的,雄伟连绵的高加索山脉横亘的格鲁吉亚、阿塞拜疆、亚美尼亚三国。

对于喧闹纷乱的世界来说,外高加索三国是寂寞、孤独的存在,偏于一隅,世人对其充满了神秘感。地属亚洲,却崇尚欧洲文化,原本自立的国家,却被强行并入联盟,直至 92 年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国家。两千年间,从波斯、奥斯曼、突厥,到蒙古、沙俄,轮番来争抢这块上帝的后花园。近十余年来,属于三国疆域的“南奥塞梯、纳卡地区”这样的地名,又每每因民族、宗教、能源和土地等的缘由,在背后某些大国反复博弈的影响下,而以战乱、纷争的名义或缘由,在国际新闻里频频出现,更多地引来世界关注的目光。

时光闪回到上世纪初,外高加索之名就曾让英国军人麦克唐纳刻骨铭心。1917 年 12 月 19 日,是麦克唐纳永生难忘的日子,经英国外交部同意,他在被授予少校军衔后,被抽到英国驻梯斐里斯(即第比利斯)的军事特派团中,去执行一项干预外高加索内政的所谓“特殊任务”。作为军人,麦克唐纳纵有百般不愿也只能服从,因为他明知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行动。事实上他很幸运,最终在那片魔地死里逃生。(《新大博奔——一战中亚争霸记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.11 版)

这块令人望而生畏的土地,就是有“火药桶”之称的外高加索地区。“当地弥漫着一种极度黑暗的不确定气氛。”这是麦克唐纳乘火车抵达外高加索首都梯斐里斯的第一印象,也是英国远征军对这块战土地的整体印象。

令人感慨的是,这块颠沛流离、火花四溅的土地,偏偏有着堪称细腻丰饶的地域文化。弹丸之地的疆域,有着十几处的世界文化遗产,如传说中的“上帝后花园”、“耶稣降生地”、“伊甸园所在地”、诺亚方舟停靠地等等。这里的文化,不仅具有世界其他地方所具备的共性文化特征,更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。不同宗教、民俗等造就的地域文化,在这里交汇、交融,也在这里交锋、交恶。没有哪个地方,地域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进步,受制于地域政治,以及因政治延伸、支配的军事的牵制和制约。唯其如此,也愈发显现出它们捍卫本族本地文化,寻求突破与发展



的艰难困顿,以及强大愿望的韧劲来。

尽管它们是如此“养在深闺人不识”,低调、神秘,又有几分无奈,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它们。诗人曾经用这样浪漫的诗句赞美这块神秘净土:乌云在我脚下俯顺地飘逸,透过乌云,我听见喧响的瀑布,峥嵘赤裸的层峦在云下耸立……(普希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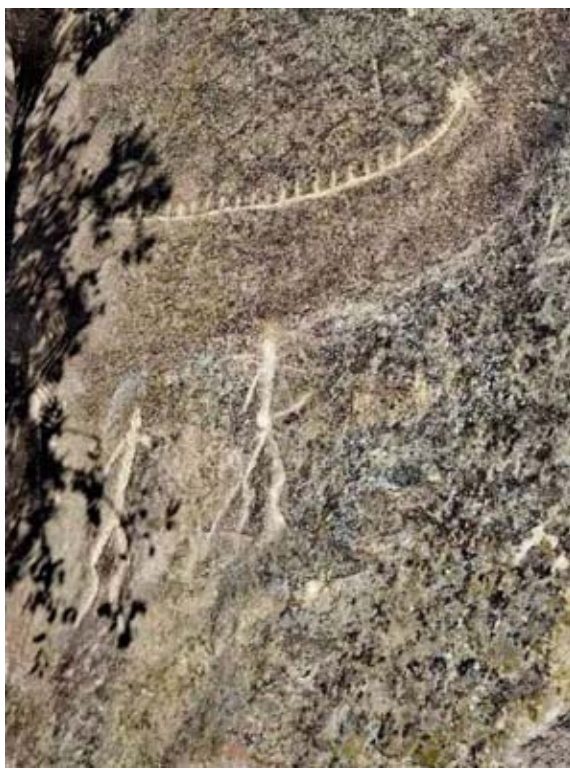
深秋之季,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这条相对小众的旅游线——外高加索三国,进行了一次为期半月的闲适文化之旅,得以充分感受这片土地的淋漓尽致与热情纯粹,大为庆幸。

## 岁月失语,惟石能言

此行的第一站,我们就奔向阿塞拜疆的戈布斯坦国家公园,因为这里,有着 2007 年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“岩画”。

戈布斯坦在阿塞拜疆语中意为“沟壑纵横的地方”,该地区位于大高加索山脉东南角的杰

伊兰奇梅兹河流域,为丘陵多山地势。这里的山峰高耸险峻,造型独特,直冲天际,且石峰交织,层林叠嶂。不能不佩服,古人很会选择岩画的雕刻位置,其它地方的石皮已脱落,而岩画部位通常相对完好。山地岩画大多多雕刻在深山腹地的山谷岩壁上,还有分布于沟口两侧的沟崖上。岩



画点分布集中,周围地势相对开阔。画面大小有别,最大的伸展有几平方米,最小的仅占几平方厘米。一幅一幅,次第排列,蔚为壮观。

戈布斯坦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涉猎、繁衍生息时无意间留下来的,以动物图为主,这些岩画,最直观地描述了那时的风土人情,也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古人的审美观、社会习俗和生活情趣,古代阿塞拜疆人日益启蒙的文明,通过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石刻手工艺来赋形,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古人类“活的形式”。(苏珊·格略)

据现场讲解员介绍,戈布斯坦岩画与其他地区已被发现的岩画一样,一般采用敲凿、磨刻、划刻三种方法制作图像,其中又以敲凿法为主要方法。敲凿法,是作图者用锥尖部经过加工的工具,在石面上直接锤打出凿点,由凿点勾划组成图像轮廓的作图方法。据考察分析,用敲凿法制作的图像,如果作图多步进行,先敲凿或刻划出轮廓线,再继续用敲凿法成图,这样凿点较小而且较密,图像也因此清晰一些。

站在戈布斯坦岩画前,很自然地我就想起了数年前,曾经到宁夏观赏贺兰山岩画的情景。

与贺兰山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 3000 至 10000 年前狩猎、祭祀、征战、娱舞、交媾等生产生活场景相比而言,此处的岩画,表现内容相对单一集中,基本集中在野牛、野猪、野马、山羊、野驴、野狗、骆驼,以及豺狼虎豹及禽类等物的塑造上,表现手法显得更为大胆,线条流畅连贯,充满张力,成为世人研究远古人类文化史、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。动物栖息、捕食、嬉戏、交斗各有表现,构图简练,栩栩如生。岩画中有有些动物图像怪异,形名莫辨,不知道是否是业已消失的古代野生动物?顺着崎岖山道攀援而行,我被一幅岩画上并列刻有的两只羊所吸引。羊的整体前倾,

头略下沉,犄角弯曲前伸,呈随时准备角斗的状态。身体的线条丝毫不乱,粗细统一,流畅舒展,在经风霜雨打已深褐色的崖壁上,更显得纤毫毕现,富有质感。

戈布斯坦也偶见人物岩画,正面和侧面的皆有,却多半没有完整的五官,但因线条洗练且构图准确,给人以形神兼备之感。而且这些人像形态各异,各具表情,很少雷同。戈布斯坦岩画具有代表性的单幅的健壮男人的图案。画面上的男子均为携带弓箭的猎人,他们身材高大匀称,上半身稍稍夸大,腰系佩带,肌肉发达。而极少出现的女子图案简洁,尤其突出表现胸部和臀部,象征幸福、平安及生命的延续。除此之外,戈布斯坦岩画也有图腾、乘“吉格里斯”船航行等图案及原始人狩猎、歌舞、收割、集

体劳动的场面,体现氏族部落丰富多彩的活动,可惜为时间所限,未能一一寻迹饱览。

物换星移,千年一瞬,带走了许许多多有形与无形的物质。岁月失语,惟石能言。顺着这个多彩的岩画万花筒,可以窥见古代游牧人一幕幕富有生气的原生态生活形状,有助于唤起对人类的共性认识,更真切地理解人类的发展历史。记得美国艺术史家欧文·潘诺夫斯基有一知名理论,称人类是“唯一能在身后留下(实体)记录的动物”,向有争议,我认为这个观点在某个特定概念解读下,是可以接受的。假如将这种“记录”理解成脱胎于又有别于作品的物质实体,能够在人类心灵唤起一定特殊的观念和审美情趣,它就是成立的,当然此时,这种实体已是艺术真实,而不是世俗世界的翻版。

不能不令人感慨,沉睡在山岗上的一幅幅岩画,与千里迢迢飞来此地,淡看浮云闲野鹤的东方之国寻常游客,相隔千年后,在戈布斯坦的山崖边邂逅,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缘分,是冥冥中的一种极好机遇。

## 嘟嘟克笛声里涌动民族气韵

旅游亚美尼亚,逗留的时间最短,内心却最是不平静,既充满了某种期待,又略带某种隐忧。

大巴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蜿蜒而下,驶入一个位于高山深沟中的小客栈。其时还在中午,阳光一路强烈耀眼,但在沟底却只能辐射到半边山峦,另半边山体就处于浓荫蔽日之中,尤其谷底房舍,更是整体没人黑幕当中,人在其中,透出丝丝阴凉。没有树影婆娑,树上结果,形似我在北方见过的歪枣,但比歪枣更小,叫不出名,问主人说可食客人入药,便顺手摘下一颗,放进嘴里,一嚼却是涩的,当着主人的面不好意思吐出,遂囫圇吞下。

来到树枝搭就的室外餐厅入座,等候西餐上桌的间隙,热情的主人先请客人欣赏乐曲。一位身着西装的卷发男子出场(可惜未着民族服装),单手抚胸深深鞠一躬之后,另一只手从背后拿出一管笛样乐器,稍加酝酿,便凝神吹奏起来。乐声一起,如泣如诉先有情,瞬间,逼停了满座喧哗声,仿佛人人陷入深沉的乐曲意境。问了导游,才知此为亚美尼亚名曲,曲名大致是“我的高山深谷”的意思,如坠入车行亚美尼亚全境时随处可见高原山地的深谷,无助与忧伤,顷刻间不由自主地袭上心头,心底涌动着强烈的、难以抑制的感动。按常理,主人该不至于特意安排这样一首忧伤的曲子,来款待来自遥远东方的客人,那么,唯一可能的解释是,嘟嘟克所适合演奏的乐曲,大抵都是类似的风格,甚至至于天生就与欢快风格的乐曲绝缘。这能让我对“嘟嘟克”产生极大兴趣,内心产生巨大共鸣,同时也引发我的一种强烈的情绪: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,才出产这样最适合演奏忧伤曲调的乐器?

“嘟嘟克”,为亚美尼亚特色民族乐器,制作材料取自杏树的根,其形状类似中国民族乐器“笛”,比一般笛子稍短,出音孔也要少得多,但在一段又多按了一个吹管,由两根簧片控制发音,所以其吹奏手法又类同我国另一件民族乐器“箫”,很是有意思。嘟嘟克(Duduk),是亚美尼亚的传统民族乐器,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双簧气鸣乐器之一,据考证嘟嘟克的历史追溯到公元 400 年,还曾流传到波斯、中东等其它地区。嘟嘟克是世界上古老的双簧气鸣乐器之一,音色较为浑厚柔和,略带鼻音,常被运用在民谣和舞曲音乐中。嘟嘟克的声音和中国的埙的声音非常相似,但相比之下,埙比嘟嘟克更为饱满一些,虽然孤独忧伤的感觉也相似,但是两者有着不同的苍凉感。嘟嘟克给人的感觉更为沉重,而埙更轻盈一些。



所谓言为心声,我相信沉郁的音乐定然发自压抑的内心。身处“火药桶”腹地的亚美尼亚,事实上足可同情。前苏联著名诗人叶甫根尼·叶夫图申科就曾写下这样的文字:“幽怨悲凄、亘古伤感的眼神,是亚美尼亚人一望即知的特色。在他们的眼底深处,闪烁着亚美尼亚人的失土——亚拉拉特山的阴影,无数次大屠杀受害者的幽灵,以及被迫流亡世界各地子民的苦痛。敌国的人们说道,一位亚美尼亚人的眼中带着哀凄,即使它的脸上绽放这笑靥。”诚然,作为高原内陆国,夹在周边强势的大国之间,在夹缝中求生存,都是个问题,而且是先决问题,更遑论发展与强盛,几乎注定了悲剧的走势。三百万国民,七百万侨民流落在外。政治家的战略短见与骑墙态度,导致错失战机,进退失据,一败涂地,然后在世界公众面前公开认输,丧权辱国,痛失纳卡地区领土主权,无奈接收 2.5 万名亚族,分流安置到本国不同地区、不同家庭,带来新的社会问题,尽管初期接收难民政策得到国民普遍同情与支持。



因为还处于土葬阶段,所以,区区不足 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到处可见的墓地,碑前插着国旗的,均为为国捐躯的共和国军人陵墓,留神细看牺牲者,均为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数量之多,实在触目惊心。

纷飞的战火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,令我们虽然熟悉“战争”一词,偶尔有之的被动体会,却十分遥远,想象也是极为抽象,但今天在亚美尼亚的山谷小店,不经意间,一曲嘟嘟克的笛声,却仿佛把战乱与痛苦的感受,实实在在地推到了眼前,一切都那么真切,不容置疑,尽管现场无一声枪声刺耳,无一丝鲜血流淌。这一刻,诸如“和平、安宁、幸福”这样的词,真真切切不再是某种概念,而是自心底漫溢出来的,作为一名和平强盛国度普通公民的庆幸与祈祷!

嘟嘟克笛声仍在呜咽流转,持续啜啜一阵后又转为高亢尖锐,有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一般,令整体沉郁风格的乐曲又多了一丝慷慨的成色,而我的心绪,事实上却早已出离乐曲,仿佛已能从中听出那么一丝的不甘与不屈,苦且益坚,抗争精神与高贵气质。我想,由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建构的乐曲,本身是无所谓忧伤与快乐之分的,一切均取决于听者的个性感受。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“通感”?当然这不等于是说,乐曲就没有基调可言,能让几乎所有人真切感受、沉浸其中,甚至不能摆脱的忧郁情调与氛围,那就非比寻常。

2023年12月18日